

云上漫步

□ 常龙云

雾从山下逆流似地漫上来，一些半途散了，消失在林莽草丛，无迹可觅；一些升腾到空中成了云，被风驱赶放牧。

我在云上漫步。人工建设的空中草原，绿茸茸的果岭草，在脚下窸窣窣窣，汇入大地的秋声。果岭草又厚又密，绵柔如毯，踩在脚下如踩在云朵上似的，给人腾云驾雾的飘然感。

绿色草地四下铺展，连缀起弯弯的溪流、灿灿的金黄菊、明净的湖泊、白色的沙滩、绿色的森林、静默如佛的山岗，最后融入远处蔚蓝的天空。如果不是散落湖畔的一座座乳白色蒙古帐篷、掩映林下的人字架小木屋、还有湖畔摩天巨轮般的水车，释放出来的烟火气息，让人真以为来到了世外仙境。

湖泊如镶嵌在草原上的一面镜子，湖水倒映蓝天。云飘过，鸟飞过，日月星辰走过，不留一丝痕迹。只有风吹过，湖水才动荡起来，漾起层层涟漪。我来到湖边，看到湖水中另一个我。我走开，水中的我也走开，不留一丝痕迹。我觉得有些好玩，折回到湖水边。这次，我没有看到另一个我，却看到了漫山遍野的梨花。乍暖犹寒的春风翻过山岗，吹过山坡，梨花似雪，漫天飞舞。

没错，这个叫岩门的地方，曾经梨树满山坡，是闻名遐迩的川东梨花之乡。那时，还不时兴乡村旅游。说旅游，必定要去陌生的远方，探访名山大川，拜谒名胜古迹，唯有如此，才会溅出诗意。乡村，谁不熟悉？贫困、落后、封闭，咋可能跟旅游关联呢。然而，每年初春梨花盛开时节，城里人成群结队，载酒载歌，慕名来游，

争赏梨花。男女老少，穿行林间，倚树傍花，欲与梨花一同起舞。

大自然钟灵造化，万山丛中的岩门，与周围的山峰相比，不算最高，但山势奇特，脱颖而出。岩门最高处包耳寨，是一道平坦的山梁，长卧大地，横亘天地间，与群山联袂比肩。站在山顶，放眼四望，层峦叠嶂，愈觉天高地远，宇宙无限。包耳寨四面峭壁如削，直上直下。山壁下乱石堆积，或累累，或丛丛，或参差，或林立，可谓石头阵奇观。石头阵外，山势逐渐平顺，缓缓下落，形成一面长长的宽阔斜坡。梯田犹如大地通天的阶梯，一步步拾级而上，深入云雾，直抵包耳寨峭壁。这云间梯田，为岩门人提供粮食的同时，也成了吸人眼球的景观。

三月梨花开，油菜花也开，金灿灿与梨花争香斗艳。人们欣赏梨花，也欣赏油菜花，喜爱两不舍。五月，大地换新装，梯田栽满秧苗，满目绿油油。待到秋来九月，黄澄澄的稻浪翻滚，风送稻香。

我是被几个喜欢摄影的朋友，带来这人间仙境的。我们总是在对面山岩上，架设“长枪短炮”，相机快门咔嚓声不绝于耳，争相把眼前美景定格，把岩门四季风光收藏。

美至极则易损。也许是岩门太美了，引来群山嫉妒，大自然不能不对它进行改造，以求得平衡与和谐。于是，一场特大山体滑坡，在给了岩门人充分预警之后，无法遏制地发生了。

那是2007年盛夏的一个上午，连日暴雨，把山川大地清洗干净，天空也格外蓝。头天，地上就先后出现多道裂口，引

起大家警觉。当全村村民，全部连夜撤离到安全地带后，大滑坡惊心动魄地发生了。山坡裂开解体，坍塌滑落，扭曲变形，千多间房屋垮塌，轰隆隆的巨响，在山谷里经久不息。大滑坡持续半个多小时，形成了长二公里多、宽一点五公里的灾难地带。曾经的美丽家园，满目疮痍。所幸苍天怜惜人们，只改变大地面貌，无人伤亡。

十三年过去了，被泥石流埋葬的草木不死，钻出地表，再现葳蕤，一处处弥合创口，抹去伤痕。可是，那些被撕碎的梯田，被埋葬的梨花、油菜花和稻浪，被摧毁的村庄、房屋，却再也无法复原。人类美好家园不是天赐的，是靠劳动双手建造的。如何利用和改造废墟，振兴乡村，被列入当地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留住乡愁，不一定非得要有袅袅炊烟。在废墟上建设空中草原，打造乡村旅游景地，这无疑是改善环境，上合天意、下顺民心的创意。于是，对外招商引资，一个占地三千多亩的空中草原，就此诞生了。事实上，空中草原还没有完工，还没有对外开放，就迅速在网上窜红，成了乡村旅游的打卡地。鉴于此，建设者有了更宏大的规划，养老院、疗养院、度假村将陆续在这里呈现。

漫步在云上的空中草原，我想，岩门浴火重生，不正是中国乡村变迁的缩影么。没有那场大滑坡，岩门也会被变革的时代浪潮催动，不断改善和提升。天不改变，人也会动手改造。岩门，不能只有梨花、油菜花、梯田和稻浪，还应该拥有其它，吐故纳新，与时俱进。

肩膀。

牛很多时候都是安静的，安静地吃草，安静地反刍，安静地卧在树下乘凉。牛吃草的时候，“刷刷刷”，要把眼前这一片吃完了，才移动四蹄，去吃另一片草。那种吃草不专心，“捞”一口草走上好几步的牛，农村人都不喜欢。这种牛“喉咙细”，再好的草料和再细心的经营也不上膘，冬耕春种要出力犁地的时候就恼火了。

小时候玩心重，伙伴又多，我们总是把牛赶到李家塆和老林扁，那里几沟几梁都是外出打工的人家撂下的荒地，从梁这头可以看到整个沟，因此，在梁这个关隘玩上一天，也没有丢失牛或牛跑到庄稼地里惹祸的可能。在那四季的变换里，野花被牛蹄一茬一茬踩灭，又一茬一茬生长，牛群也在漫山遍野的白色山杏里，长在石头里的紫红鸡冠花的眼睛里日益长大。

肚子半饱的时候，牛们会“比划”一下。有时，主人们会手握“使牛棍”站在一旁大吼“角筧角筧顶起”，但眼见自家的牛处于下风时，就会跑上前在胜利者臀部予以重击，以此给自家的牛撑腰。

小牛慢慢长大，毛色红而亮，双角如拱月，经过一轮一轮的“比划”，成为牛群的王者，收归之时，只有它能走在最前。

时间一晃一晃，外出务工的人多了起来，一些留守村庄的老弱也买了小型旋耕机。牛越来越少，起初被牛群光顾的那些都啃出黄土的荒塆现已封了山，我的小牛也没有了伙伴。

小牛拖着一条长长的绳，歪着脖子够树上的梨吃。母亲说，想把它“处理”了，又嫌它造孽，这养着吧，它又不逼人心疼，再好的草，只要一栓，它就立一整天，谁又有空专门照顾它呢？

雨后的棋盘花把自己整个儿地靠在小牛身上，想起小时候放牛走累了的时候，我也是这样靠在小牛身上。幸亏它听不懂我们说的话，不然心中该是多么难过。

已是白露，草木不再生长，不久就是冬至，放牧牛的时节，以往到了傍晚，小牛都准时等在院坝边上，等我为其准备好的半撮箕萝卜丁拌麸子。它吃惯了，每天自己回家，不用我们去找。看小牛吃东西的时候，我的内心无比平静，小牛专心地吃，我静静地看。

想起母亲的话，想起我的小牛，心中落寞难言。

“小雪”一到，川东北的气温就开始断崖式下降，如果恰逢下雨，风雨中忘穿秋裤的滋味，绝对比望穿秋水的滋味意味深长得多。街上的人少了，很多，不得不出行的人们，似乎变得有些蔫耷耷的，缩着头，夹着腿，不出声。

我却有一种豪迈的感觉。新毛衣套着我日益增大的肚子，恰如其分地阻止了风雨的侵蚀。可能是心理作用，不厚的毛衣就如铜墙铁壁，如刀的风就是刺不进来。

毛衣是爱人织的。似乎是在立冬前，她在网上购回毛线，着手大干一场。我笑她，真要实现每年织一件毛衣的宏伟事业？她瞅我一眼，说：“你以为我们女人像你们男人那张嘴？”我立即闭嘴，知道家哪是讲理的地方？由她织吧，生活中哪能处处核算成本呢。那密密缝缝的一针一线，在她看来一定价值连城。

不由得想起冬日如何取暖的话题来。有一年冬天，我上研究生课，老师提了一个问题，问取暖有哪些方式。教室里一下子炸开了锅，一群一向深沉含蓄的男女，突然间放下矜持，争先恐后举手发言。有人说，开电热器啊；有人说，多穿衣服啊；有人说，深夜喝点小酒啊。教室里一阵哄堂大笑。有个同学挥挥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慢慢站起来，说：“还有一个办法，人靠人。”我们一愣，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继续说：“我在村小读的小学，那个时候，家里都穷，一到冬天，每个人嘴唇都冻得铁青。下了课，同学们飞快地跑到教室墙根，排成一排，喊着号子，互相推搡，一会儿就整得满头大汗！”

话音刚落，教室里几个男同志大声喊：“挤油，挤油，挤油！”笑声顿时响成一片。

一向严肃的老教授，脸上竟然浮现出难得的温情。他温和地说，“我本想讲一种商品的替代品其实是无限的。你们如此感兴趣，

秦谷幽思

□ 许永强

数百里秦岭，水墨泻出来的景致，山雀喋喋不休地在林间相聚，时间异常地慷慨，泉水澄碧掷地有声，鲜绿的芳草和晶莹的露珠象征这幽谷的情绪，金丝猴自由自在地摇着阳光。

雾，响亮地湿了信天游一样的山路。大自然用浓绿洗涤过的丰谷幽峡，散关小径，脱了机器切割的喧嚣外衣，色彩依旧浓重淡雅；秩序是与生俱来，开花和结果都同缘于五百年前的节奏；岩石恪守远古的静穆，不为失与得而大喜大悲；云和雾游得洋洋自得；层峦叠嶂，孤峰矗立，多维的空间奇幻而幽美，一切历历在目，山泉汇出岁月的欢畅，不再忙碌的风躺在哭声中浪漫。

繁杂的尘俗远了，病态的叹息远了，流进深林的视野，你便跌进了忘却的深渊。忘记是一种坦然，这是人生一次的迷途，还是回归？一种忘我的无忧和陶醉，面对莫测的幽谷恍惚中的深林里涵有一切，你想象什么便出现什么，缺憾的人生得到补偿，失重的心态开始减速。悠悠绿藤，一种什么样的心韵呢。于是，人与自然以及一种参不透的精神便都一同融进华夏千年的翠谷秦林中去了。

季节醉人如青春少女脉脉的明眸。山谷，一副装裱精致的大写意，似李可染的机敏、聪慧、深邃，又如郎世宁的小心、谨慎、精致，一切都含而不露，蕴而蓄发。扛着花粉的蜜蜂，在林间游荡，于是岩缝中，有了甜蜜的储藏。深谷里的兰花，气息吻醉了一切。

山林纯粹的静寂，阳光像春天的嫩芽，无声地舔着林间的浓绿，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正沿着小径散步，麻雀也亮开小小的羽翼在欣赏她们的艳妆，醉了的山风没头没脑地到处乱撞……

布谷鸟痴情地歌唱，小燕子殷勤地筑着爱巢，纺织姑娘把情线抽得悠长、悠长……

细细聆听山泉用平仄的碎步跑下山岗，开不败的山花是秦岭永远的笑靥，阳光轻柔地洒落在草地上，悠然的鸟群如娇娘一般，小心地挪着方步。一条天然的小溪，嫩声嫩气地，叮咚叮咚，弯弯地从山顶飘下来，委婉多泣如李商隐的情思。

百里山谷将自己的灵魂交给林中的小鸟飘动的风……

那再想想还有哪种群居动物也靠这样的方式取暖？”

有人说羊，有人说鸡……老教授一一摇头。有一个同学突然大声说：“企鹅！”老教授眼睛一亮，声音有些急切：“你讲具体点。”

那一天，我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帝企鹅，帝企鹅非常有团队精神，在零下六七十度的严寒中，帝企鹅会挤在一起，抱团取暖，它们会轮流站到最外层承受冷风，防止中心圈层的热量流失，更好地让企鹅团保暖。

还有刺猬。在寒冷的冬天也会相互靠近相依取暖，不小心刺痛对方后分开一段距离，分开后冷得难受又彼此靠近，直到找到一个最合适的距离：相互之间能够取暖，又能很好地保护彼此。

教授说：“你们有时间去网上看看视频吧。没时间看也没关系，我还想请大家记住一句话，结婚也是一种取暖方式，因为两个人抱在一起就可以互相取暖。”

教室里掌声雷动！很多年过去，老教授的话似乎成了预言，在每一个寒冷的冬天，因为信任和拥抱，我时时都感受到人性中的温暖。

寒冬拥抱最暖心

□ 廖天元

暮菇顶着伞从雨季走来，蒲公英被一阵西风吹瘦。

像株不经意的小草，你存在山谷中了，一种自然感觉久已根植了。一切都那么随心，生活中的一切烦恼都会丢得一千二净，这是一个实实在在无需哲学思辨亦无需精神探讨的完整自然心绪。

谁愿走出这山谷？就像你不想让自己从美梦中醒来。山谷中的一切都是超时空的，像返璞归真，又像悟禅。

黄土泣歌，高原贫瘠的风在这里宿营。艳绿的繁华如远古岁月一同退走了，留下一大捧黏稠的黄土，种下一道道九曲十折的河，太阳亲热得把石头都烤出了汗，蛮荒把等待扯得悠远久长，残忍的花期是大地母亲的血潮，至今还在地下运行。千年的风沙仍气势汹汹地吞食黄土，懦弱的土屋一步步后退。知秋枯叶年年洒落，飘走的是一页又一页穿透脊梁的冰冷希望。

母亲河像条飘飘紧紧庇护着这片古老而神奇的轩辕故地，兵马俑无声地在黄土中陈列遥远的过去，那棵古柏在诉说梦的嘱托，辉煌撼心的秦唐雄风至今还固守秦人的心地。

骄阳下，喘息的老土蜷成一团。功与过，成与败都缘自那莫测的黄土情结。

在风蚀雨刻的土地里，大自然在展览自己独特的群雕：是无聊的闲侃人群，还是未入黄昏就入了被窝的新声。冷冰冰的月光，照着荒芜的高原。

一个绵长的旱季，像有意拖长的休止符，望着龟裂的大地，牛头羊身进了山尖的庙堂，蓝天白云下依旧白花一片。

抓一把黄土含嘴里，热泪洋洋洒洒，啊，秦始皇在横刀，李世民在立马……大自然凝固了的英武，一只特写生命和精神的手，领悟了，人是站起来的土，一个个昂起的头颅，吊起就再没有低下。

没有风，没有声息，一块没有情壮和血性汉子的土地是悲哀的。

雷电轰击，耸立的是不朽的精神。只有这块美绝的黄土，才能挺起岩石般的性格，三秦的沃野，是白羊肚宝塔的脊柱，渭水奔流的钢脉。

我期待那一种辉煌……

怀念牛

□ 冉金灵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倚窗远望，月色似被喧嚣声蒸腾得薄了几分，又如出锅后冷了八分的油饼子，冷硬而黏腻。河对岸，一山静卧，月色下透出几分疲惫。

想起山乡的月夜，晚风在密林间低语，时有蛙声蛩鸣应和。月色温柔，在屋瓦上静静流淌，父亲新砌的青石墙变为奶白色，砖房的水泥缝像罩在房子外的渔网。

这时，吃饱夜草的小牛也停下来看月，看远远近近的山，看山间次第点亮的一蓬蓬灯火，看圈门前开垦的小花弯下腰身。小牛看月的时候，寸余高的小草也拖着一道清晰的影子看月，看小牛。

月色下，小牛嗅我的手心，它密密的睫毛挡不住黑眼睛里的光亮，鼻梁处一道椭圆形的阴影，脸庞和脖颈血管粗隆。

小牛的眼睛在月色下更加安静，它没有猫狗的惊慌哀怨、好奇警觉，从眼神看，它似乎离人间的事情很远。小牛站立了一会儿，开始反刍，它反刍时像在构思故事，很专注。

小牛已快15岁，在牛界已是中年。小牛还小的时候，有很多伙伴，就如我小时候一样有很多伙伴。小牛小的时候很活泼，慢慢的也步态沉稳，眼中甚少表示出好奇的神光，这也是长大吧，青涩一层层褪去，剥离成庸常而大众的样子。

小牛出生后走路还不利索，却喜欢